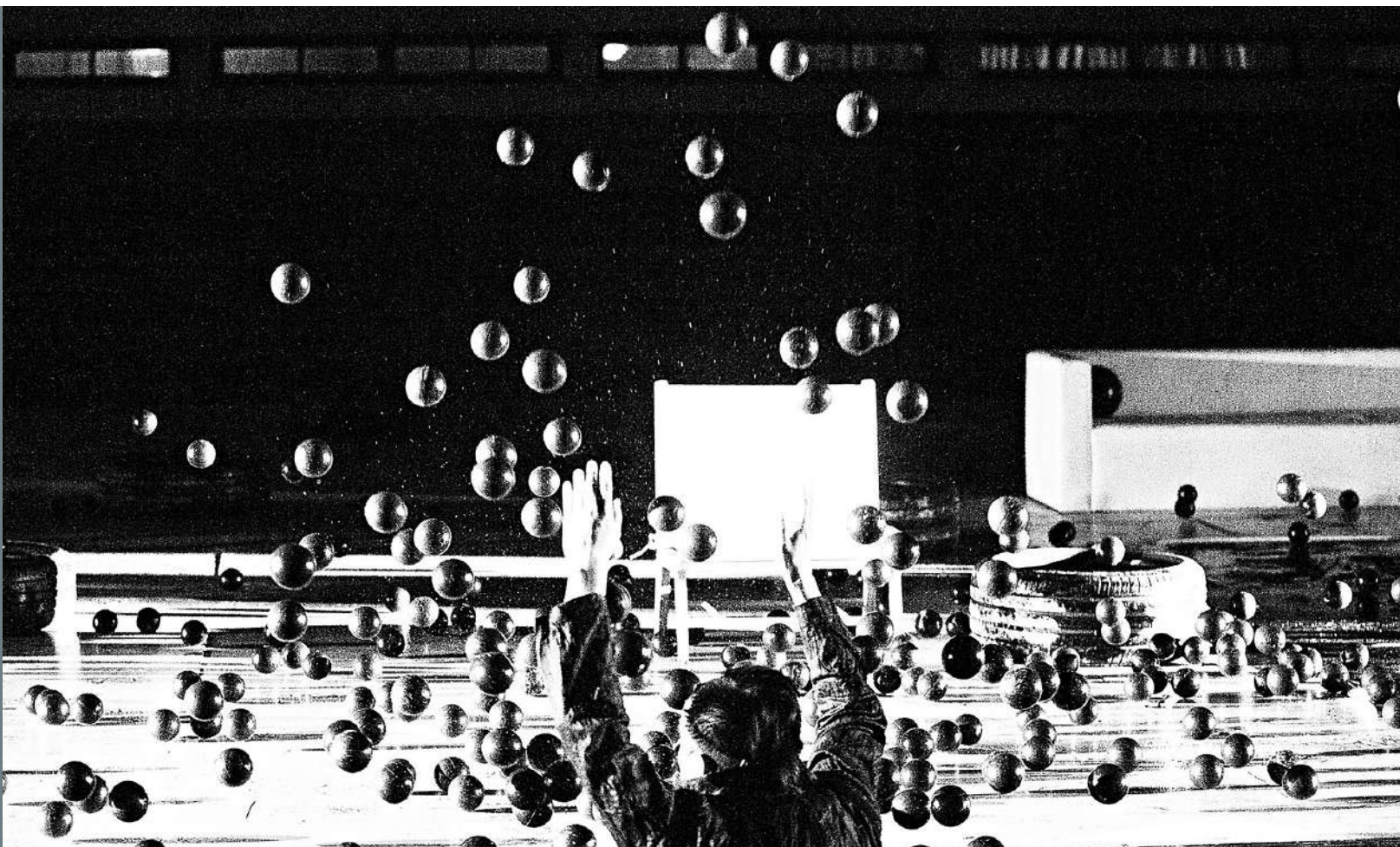


堅持自我

「先鋒挺好的，至少說明我在堅持自己，沒有人云亦云，沒有隨波逐流。」著名導演孟京輝二〇二一年全新戲劇作品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正在內地巡演。舞台上，主演黃湘麗用頹喪且瘋狂的語氣念着劇本中的台詞，「孟氏」風格再次撲面而來。「先鋒」一直是孟京輝身上最大的標籤，而他從未想過脫掉它。

大公報記者 俞晝

孟京輝說：「海邊露天劇場裏，除了沙灘和海風，能搬的都搬來了。」



海邊的孟京輝：做個「先鋒」挺好的

孟京輝今年五十七歲，頭髮半白、微鬆，依然澎湃茂盛地生長着。他是個夜貓子，口頭禪是「好玩」、「來勁」，不講話的時候一臉嚴肅，開口卻是神采飛揚。「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這名字多好聽啊，你品一品，是不是很有詩意。」聊到為何選擇美國女作家卡森·麥卡勒斯的中篇小說進行改編，他給出了這個頗不正經的回答。

不按常理出牌，似乎是孟京輝的一貫風格。他總是用一種極為浪漫、有趣的方式去消解嚴肅，破除一種被稱作「距離感」的東西。於是，他決定去改編這一作品，並將麥卡勒斯同時期、風格相似的一些作品，如海明威、威廉·福克納、詹姆斯·喬伊斯等文字中經典部分摘錄到這部作品裏，以及在戲劇呈現中表達了對契訶夫《海鷗》的致敬。

今年六月，首屆「阿那亞戲劇節」在河北省秦皇島市黃金海岸揭幕。這裏搭建了迄今中國最大的海邊露天劇場。孤獨圖書館外，一隻龐然巨手打破這道蒼老與寧靜，三座白色房屋被安置在舞台邊緣和孤獨圖書館屋頂，四條大魚禁錮於建築之中……這便是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全球首演的舞台。

孟京輝說，以前的自己從未做過純粹的室外環境戲劇，「天天都在為會不會下雨提心吊膽。」當最後的小號聲響起，聽到觀眾掌聲的時候，他才終於鬆了口氣。「我們演了四場，有三個不同版本的結局，每天都是新的故事。」孟京輝坦言，排練的過程中演員們一直在爭論、修改、推

翻、重來。「很難受，但卻是很享受的『難受』，享受那種相互push（敦促）的過程。」

與杜拉斯齊名的卡森·麥卡勒斯，是二十世紀重要的美國作家之一，在她的作品中，「孤獨」始終是最鮮明的名片。「麥卡勒斯的孤獨並不體現在孤身一人的處境中，而是在沸反盈天、語笑喧嘩中，依然讓人感到深入骨髓的孤獨。」在孟京輝眼裏，孤獨是人類不可逃脫的基因，麥卡勒斯窮盡一生，都在書寫人類的孤獨。

文學上形成了一種交互

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講述了三個孤獨的人荒誕的愛情故事。炎熱、偏僻、死寂的南方小鎮，變幻無常的天氣，冷漠無聊的居民，身體殘缺的主人公，構成了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詭秘、濃烈又渾然天成的氣質。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孟京輝對契訶夫《海鷗》的致敬，戲劇節奏也因此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突變。

同樣是一段曲折、複雜的三角愛情故事。孟京輝讓愛密利亞和妮娜兩位女性，在這個時空實現了一次精神對話，而承載厚現現代文學底蘊的契訶夫和天才少女麥卡勒斯，奇跡般地相遇了。以痛苦交換信仰的妮娜正象徵着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中愛密利亞的內心 and 過去，這在文學上也形成了一種交互。

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在寧波演出《茶館》時，孟京輝就開始閱讀這個故事，並把自己閱讀的時間軸一次次用漂亮的字體記在扉頁上——隨手記

下靈感是他的一個習慣，正如他在十年後再版的《先鋒戲劇檔案》的最後一頁添加心情筆記時所做的那樣。到今年五月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正式排練前，他已經把這個故事讀了六遍。

在閱讀過程中，孟京輝把它想像成一個好朋友，徹底合上書本的那一刻，他給這本書起了一個名字叫「告別的朋友」。他去找麥卡勒斯的其他小說，甚至去從她的朋友海明威、田納西·威廉斯的作品中吸取靈感。「當你懷念一個好朋友的時候，懷念的都是他最美好的東西，在一起的時候不一定會珍惜，現在則會經常想到他的音容笑貌——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做這齣戲了。」

隱秘角落印刻「孤獨密碼」

開啟內地巡演後，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回歸室內劇場，仍然保留了這部劇裏醒目的孤獨註腳：房子、魚和手。「房子表達現實、魚象徵夢幻，手暗喻理想。」孟京輝說，當他決定將室外的「白色大手」運入室內劇場時，舞美設計張武都快「崩潰了」，「剛開始他（張武）提出來說要不然橫着放，被我拒絕後他說，要不然咱把『手指頭』鋸掉一半行不，最終才給『大手』找到了安身之所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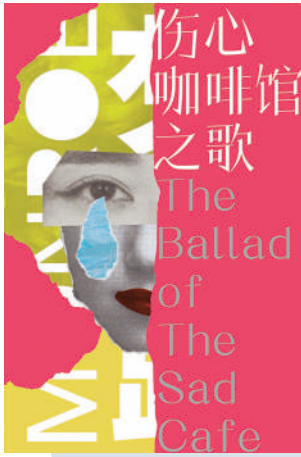
「海邊露天劇場裏，除了沙灘和海風，能搬的都搬來了。」這些道具，包括一台釀酒機，一條傳送帶，一池子黑色海洋球，一排巨大的輪胎，以及一堆橫七豎八的幾何形建築。而隨着故事脈絡漸入佳境，孟京輝打造的高能場域將賦予這個作品更

多迷幻、斑斕的色彩，抽象化的視覺表達頗具超現實主義意境。

有兩段盲文被定義為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的孤獨密碼，也出現在舞台的隱秘角落，它們的意義分別是「夢是唯一的現實，藝術家萬歲」，「有時候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下，放棄自己」。就像劇中所說，「用檸檬汁在白紙上寫字是看不出來的，可如果把紙拿到紙上烤一烤，字就會顯現出來。」

這兩段孤獨密碼體現出孟京輝對「暴露的隱藏」這種心理現象的洞察。「就像越是心底最深處的秘密，越想發出聲聲吶喊，刻下滿紙荒唐。」然而，哪怕是那隻最顯性的「大手」，這個舞台上統治性的龐然大物，也無論如何都觸碰不到這兩段文字。「內心秘密注定是一個人的角落，孤獨必須與人類相伴左右。」

圖片：受訪者提供



▲孟京輝戲劇作品《傷心咖啡館之歌》，改編自卡森·麥卡勒斯同名小說。

底色依然是當年「憤青」

自我剖析

「先鋒」是孟京輝身上最大的標籤，從當年不顧校方反對在操場上排演《等待戈多》，到中央實驗話劇院時期的《思凡》、《我愛×××》，再到因《戀愛的犀牛》一舉成名，一直到近年來因解構名著《茶館》時遭遇的爭議。你可以崇拜他，你可以討厭他，你或多或少聽過他的名字。

「先鋒總比保守好。」在孟京輝看來，保守是安全的，但「危險」才是迷人的，因此他拒絕前者。「我剛開始做戲劇的時候，大家覺得前衛、實驗、先鋒這些詞特別好聽，在多少年前這些詞它也表明了一種態度，就是我做出來的事情跟你們做的不太一樣。」在孟京輝眼裏，先鋒是危險的，因為它容易劃破很多固有的東西。

逐漸溫和的外表之下，孟京



輝的底色依然是當年那個「憤青」。「現代人希望生活應當平和一點兒，他們覺得跟這個世界和解一下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但你想自己墜入情網時的那種激情，想想受到不公待遇時的那種憤怒，這才是生活。」走在街上，孟京輝看到有人吵架，他會馬上停下來，想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，「人吵架的狀態裏藏着真實的人性，戲劇就在這樣的時刻產生。」

自從被貼上了「先鋒」的標籤，孟京輝總是告誡自己——我做的這些東西最起碼不要流於庸俗，不要流於別人經常思考過的，不要流於沒有經過美學判斷的所謂的妙趣橫生，不要流於自我抒情之後得到的簡單的滿足感。「我不可以人云亦云，不可以隨波逐流。」

▲《戀愛的犀牛》（一九九九年版）劇照。

「每一部戲幾乎都能賺錢」

各地巡演

很長一段時間，孟京輝的話劇被抨擊「看不懂」，也不為話劇評論家所重視，他本人則既不討好評論家，也拒絕討好觀眾。「我們整個時代對於美學的追求，整體上是膚淺的、沒有想像力的，是一個比較散漫又莫名其妙的狀態。」

但從另一方面來講，孟京輝嘗試的戲劇藝術化、推廣商業化的路徑都被成功驗證。一九九九年，他排演話劇《戀愛的犀牛》。一代代年輕人念着「你是我溫暖的手套，冰冷的啤酒，帶着陽光味道的襯衫，日復一日的夢想」走進劇場。截至今年七月，這部話劇已經在全球演出二千五百餘場，超過一百萬人次觀看。

「我的每一部戲幾乎都能賺錢。」孟京輝坦言，自一九九七年成立戲劇工作室以來，他創意製作了大量當代戲劇作品，演出劇目四十多部，作品巡演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。「這麼多年下來，我逐漸學會了，如何迅速地把人們的關注力轉化成票房，然後再把票房變成對自己隨心所欲

玩『玩』戲劇的支持的方法。」

作為內地多個戲劇節的藝術總監，對於青年創作者，孟京輝從不吝惜機會和資源。而對自己，他則秉持「玩得高興玩得瀟灑」的態度。「別回頭有人跟年輕人說你可千萬別玩實驗，可千萬別玩先鋒，別把自己玩成孟京輝那樣，又窮又慘。我可不願意別人這麼說，所以我要玩得更好。」



▲《琥珀》裏現代舞與戲劇形體相結合。